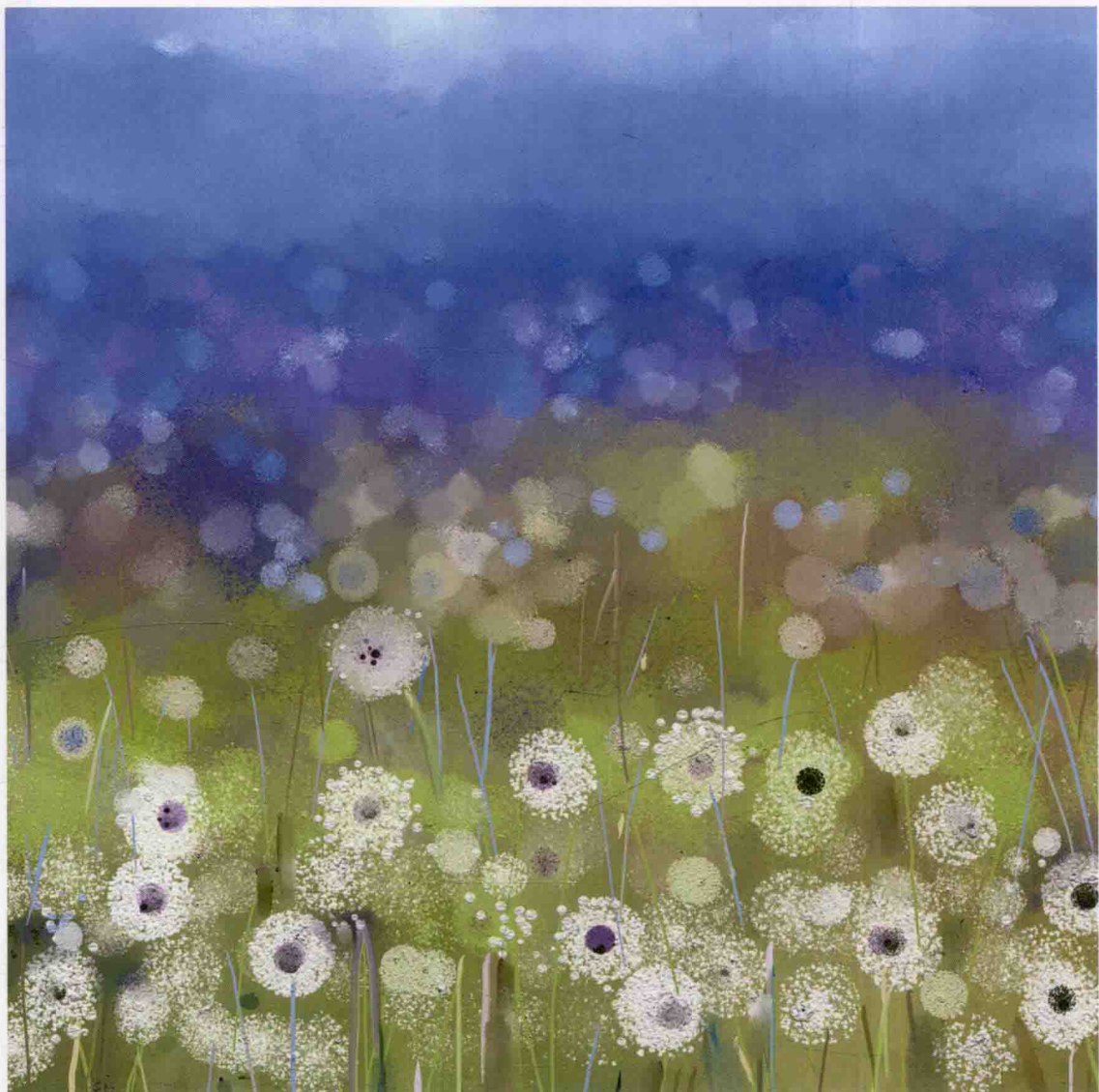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优 秀 文 学 读 本



赵李红 吴晓辉◎主编

最美的脸

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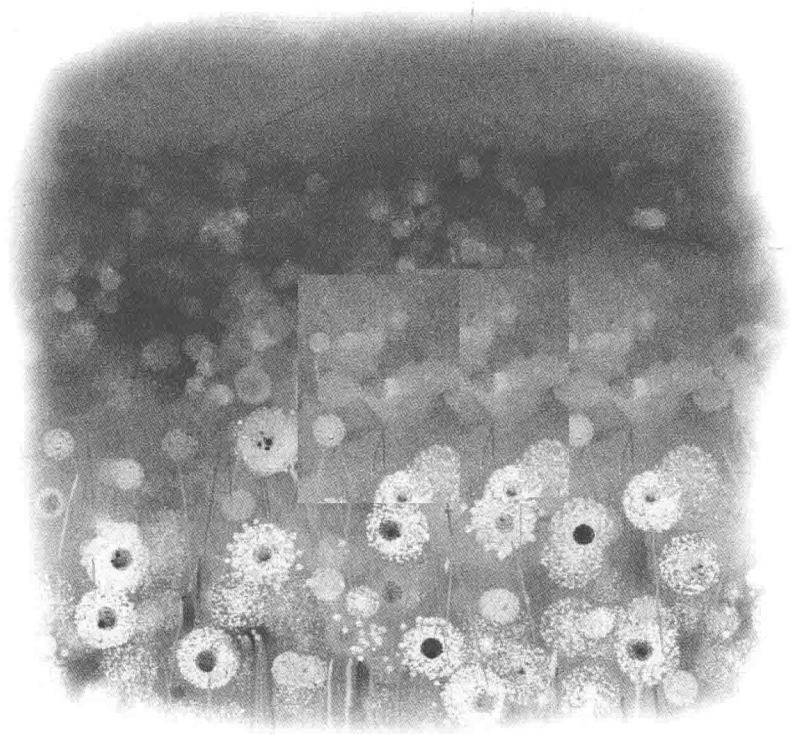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学读本

最美的脸

小说卷

赵李红 吴晓辉 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脸：小说卷 / 赵李红，吴晓辉主编.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学读本）

ISBN 978-7-5502-6491-5

I. ①最… II. ①赵… ②吴…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1106号

最美的脸

主 编：赵李红 吴晓辉

责任编辑：刘 恒 王 巍

封面设计：金 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0千字 710mm×1010mm 1/16 22.25印张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491-5

定价：3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243832

编委会名单

顾问：王 宁 王少峰 王敏荣

主 任：王都伟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晨 田玖龙 孙劲松 汪帮宏

靳 真 谢 静 郭启兴 黄殿琴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维利 方健康 王 萍 刘丙钧 刘 克

刘姿含 阴 宏 许焕英 张士化 张 宁

张军平 杨 洋 杨 凯 李 萌 李培禹

李雪梅 吴晓辉 林 凯 官 文 赵李红

唐 冰 峭 岩 商德江 魏沁沁

策 划：田玖龙 谢 静 黄殿琴

序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与西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及北京市西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组织策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学读本》这套丛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和精神支柱，这种理论和精神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是世界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同时又是具体、生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生命力的核心价值观从来都是来自平常百姓的感人故事，融汇在普通百姓的生活点滴、一言一行中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点滴，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生发、凝聚成形的场所，是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土壤。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与西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们花大力气、大精力组织大批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日常生活对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大力褒扬百姓身边“模范人物”的“模范事迹”，充分发挥榜样的价值示范作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模范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用自己的平凡和义举默默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着社会的正能量。作家们通过与模范人物的心灵碰撞，用文学作品形式让广大群众深切感知核心价值观的温暖，并从中获取前行的力





量，拉近价值观与客观世界的距离，增强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写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弘扬正气的文学作品。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与西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还组织了一支专业的编辑队伍，从近年来出版的书山文海中，用他们的慧眼筛选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与原创作品一起编辑成了150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学读本》六卷本（以下简称《读本》），分别是：诗歌卷《温暖心河》、散文卷《爱在爱中》、报告文学卷《金城本色》、小说卷《最美的脸》、童话卷《快乐城堡》、小小说卷《那人那事》。这六卷本，卷卷感人，主要反映了北京昨天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气象、新面貌和新成果。

有理想、有责任的文学艺术家们继承并发扬“文以载道”的传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套《读本》正是今天文学艺术家们对“文以载道”的一种承担。这个“道”不是我们以往的“道”，是新“道”，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是解决遇到新问题时采用的新办法。这个新办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充满社会主义特色的新理论。

这套《读本》的作家们用文学艺术形式鼓与呼，呼唤人们关注现实、思考社会、展望未来，使人们熟识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个关键词24个字，具象化地走进百姓的心里；使理论化的、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变得生动、具体，变得可亲可近可学；让核心价值观走进群众生活，焕发生机和活力，起到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和建设精神家园的作用。

这套《读本》中无论是选编篇目，还是创作篇目，都强调文学艺术的生动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导向性，力争做到生动活泼，有故事，有情节，有可读性，有感人的力量。拒绝说教，拒绝干巴巴，拒绝高谈阔论。要娓娓动人，循循善诱。要把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著名作家 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001 / 火锅子 (短篇小说)	铁 凝
008 / 走进别墅——保姆在北京之二 (短篇小说)	刘庆邦
022 / 人之初	关圣力
062 / 北京人	毛建军
096 / 北京邻居	荆永鸣
146 / 心爱的树	蒋 韵
184 / 闹市口	田 韬
229 / 世上最美的脸	薛 舒
276 / 太阳宫	叶广苓
299 / 英雄有知	孙丽生
317 / 加加林的脸	赵 雁
345 / 后记	本书编委会



火锅子

(短篇小说)

铁 凝

他和她站在窗前看雪，手拉着手。雪已经下了一个早晨，院子里那棵小石榴树好像穿起了白毛衣，看上去挺暖和的。

这棵小石榴树也就一人多高。别看树不大，可不少结果，一个秋天就结了四十多个石榴，压得树枝朝地上深深地弯着腰。那时候天还不冷，她拉着他走到石榴树跟前，有点赞叹，有点感慨地说，看把她给累的！仿佛石榴树是他们家的一名产妇。

他说，我就没觉得一棵树会累。

她说，我说她累她就累。

他笑了，看着她说，你呀。

今天，她站在窗前告诉他，雪中的石榴树穿着白毛衣挺暖和。

他说，我怎么没觉得。

她说，我就这么觉得。

他故意抬杠似的说：身上穿着雪怎么会暖和呢？

她急得摇了一下他的手说，我说暖和就暖和。

他告饶似的说，好好好，你说暖和就暖和。

她乐了，就知道他得这么说。又因为知道他会这么说，她心里挺暖和。

他八十七岁，她八十六岁。他是她的老夫，她是他的老妻。他一辈子都是由着她的性儿。由着她管家，由着她闹小脾气，由着她给他搭配衣服，由着她年节时擦拭家里仅有的几件铜器和银器。一对银碗，两双

001

火锅子（短篇小说）





银筷子，一只紫铜火锅。

这么好的雪天，我们应该吃火锅。她离开窗户提议。

那就吃。他拉着她的手响应。

他们就并排坐在窗前的一只双人沙发上等田嫂。田嫂是家里的小时工，一星期来两次，打扫卫生，采购食品。今天恰好是田嫂上门的日子。雪还在下，他们却不担心田嫂让雪拦住不来。他们认识田嫂二十多年了，一个实在而又利索的寡妇。

田嫂来了，果然是风雪无阻。他们两人抢着对田嫂说今天要涮锅子。田嫂说，老爷子老太太好兴致。田嫂称他们老爷子老太太。

她说，兴致好也得有好天衬着。

田嫂说，天好哪里敌得过人好。瞧你们老俩，一大早起就手拉着手了。倒让我们这做小辈儿的不知道怎么回避呢。

认识的年头太久了，田嫂故意闹出点没大没小。

他们俩由着田嫂说笑，坐在沙发上不动，也不松开彼此的手。

其实田嫂早就习惯了老爷子老太太手拉手坐着。从她认识他们起，几十年来他们好像就是这么坐过来的。他们坐在那儿看她抹桌子擦地，给沙发和窗帘吸尘，把买回来的肉啊蛋啊蔬菜啊分门别类储进冰箱。遇上天气晴和，田嫂也会应邀陪他们去商店，去超市。老爷子在这些地方逛着逛着就站住脚对老太太说：挠挠。他这是后脊梁痒了。老太太这时才松开老爷子的手，把手从他的衣服底下伸进去，给他挠痒痒。田嫂闪在一旁只是乐。他们和田嫂不见外，却没有想过请她做住家保姆，或者是请她以外的什么人进家。田嫂知道，他们甚至并不特别盼着四个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定期对他们的看望。那仿佛是一种打扰，打扰了他们那永不腻烦、永不勉强的手拉手坐着。每回孩子们来，老爷子老太太总是催着他们早点走，给人觉得这老俩急于要背着人干点什么。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田嫂叹着，一边觉出自己的凄凉孤单，一边又被这满屋子的安详感染。

他催着田嫂去买羊肉，她嘱咐田嫂把配料写在纸上省得落下哪样。田嫂从厨房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白纸展开说，上回买时都记下啦，我念

念你们听听。无非是酱豆腐，卤虾油，韭菜花，辣椒油，花椒油，糖蒜，白菜，香菜，粉丝，冻豆腐……田嫂念完，老爷子说，芝麻酱你忘了吧。老太太说，芝麻酱家里还有半罐子呢。老爷子又说，还有海带，上回就忘了买。田嫂答应着，把海带记在纸上。涮海带是老爷子的创新，一经实践，老太太也喜欢上了。海带是好东西。

田嫂就忙着出去采购。出门前不忘从厨房端出那只沉甸甸的紫铜火锅，安置在客厅兼餐厅的正方形饭桌上，旁边放好一管牙膏和一小块软抹布。这是老太太的习惯，截长补短的，她得擦擦这只火锅。隔些时候没擦，就觉得对不起它。上一回吃了涮锅子她还没擦过它呢，有小半年了。上一回，是为了欢迎没见过面的孙子媳妇，老爷子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涮锅子。

他见她真要擦锅，劝阻说今天可以不擦，就两个人，非在乎不可啊？

她说，唔，非在乎不可，两个人吃也得有个亮亮堂堂的锅。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坐到饭桌旁边，摸过桌上的抹布，往抹布上挤点牙膏，用力擦起锅来。

他就也凑过来坐在她对面看她擦锅。锅可真是显得挺乌涂，也许是他的眼睛乌涂。他的眼睛看着火锅，只见它不仅没有光泽，连轮廓也是模糊一团。他和她都患了白内障，他是双眼，她是右眼。医生说他们都属于皮质性白内障，成熟期一到就可以手术。他和她约好了，到时候一块儿住院。

她擦着锅盖对他说，你看，擦过的这块儿就和没擦过不一样。

他感受着她的情绪附和着说，就是不一样啊，这才叫火锅！

他俩都喜欢吃火锅，因为火锅，两个人才认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正年轻，周末和各自的同事到东来顺涮一锅。那时有一种“共和火锅”，单身的年轻男女很喜欢。所谓共和，就是几个不相识的顾客共用一只火锅，汤底也是共用的。锅内栏出若干小格，好比如今写字楼里的隔断式办公。吃时每人各占一格，各自涮各自点的羊肉和配料。锅和汤底的钱按人头分摊，经济且节能。那时候的人和空气相对都更单纯，没有 SARS，也不见 H7N9。陌生人同桌同锅也互不嫌弃，共和着一只大锅，颇有四海之内





皆兄弟之气象。那天他挨着她坐，吃完自己点的那份肉，就伸着筷子去夹她的盘中肉，她的盘子挨着他的盘子。他不像是故意，她也就不好意思提醒。可是他一连夹了好几筷子，她的一位男同事就看不公了，用筷子敲着火锅对他说，哎哎，同志，这火锅是共和的，这肉可是人家自己的！同桌的人笑起来，他方才醒悟。

她反倒因此对他有了好感，就像他对她同样有好感。后来他告诉她，那天他在她旁边一坐，心就慌了。她追问他，是不是用吃她盘子里的肉来引起她的注意？他老实地回答说没想那么多，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们开始约会，她知道他是铁路工程师，怪不得有点呆。他知道她在一个博物馆当讲解员，怪不得那么伶牙俐齿。后来他们就成了一家人。在她的嫁妆里，除了一对银碗，两双银筷子，还有一只紫铜火锅。

紫铜火锅是她姥爷那辈传下来的，姥爷家是火锅手艺人，从前他们家手工打制的火锅专供京城皇宫。这只火锅，铜是上好的紫铜，光泽是那么油润而不扎眼。锅盖和锅身均无特别的装饰，只沿着人字形的碳口镶嵌了一组黄铜云朵。她没事就把它搬出来擦擦，剪一块他穿糟了的秋衣袖口，蘸着牙膏或者痱子粉擦。她是个爱干净的人，能用猪皮把蜂窝煤炉子的铸铁炉盘擦成镜子，照得见人影儿。当她神情专注地擦着火锅时，家里的气氛便莫名的一阵阵活跃，他的食欲给调动起来，仿佛东来顺似的涮锅子就要开始了。

她真给他做过涮锅子，没肉，涮的是虾皮白菜，蘸酱油。他们结婚以后迎来了食品匮乏的时代，总是缺油少肉，副食品也要凭证凭票。平常人家，很少有人真在家中支起火锅涮肉——去哪儿找肉呢？八年间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处处更需精打细算。但是他爱吃她做给他的虾皮涮白菜或者白菜涮虾皮，当他守住那热腾腾的开水翻滚的火锅时，心先就暖了，他常常觉得是家的热气在焐着他。家里一定要有热气，一只冒着热气的锅，或者一张锃亮的可以直接把冷馒头片摆上去烤的蜂窝煤炉盘，都让他感到温厚的依恋。只是他不善言辞，不能把这种感觉随时表述给她。他认真地往火锅里投着白菜，她则手疾眼尖地在滚沸的开水里为他捞虾皮。一共才一小把虾皮，散在锅里全不见踪影。可她偏就本领高强，大海捞针一般，手持竹筷在滚

水里捕捉，回回不落空。当她把那线头般的细小虾皮隔着火锅放进他的碗时，他隔着白色的水气望着她，顶多说一句，看你！

有时候，他也想把火锅里的精华捞给她吃，虽然充其量只是几枚虾皮。但他手笨，回回落空。仅有一次他的筷子钳住个大家伙，拣出水面看看，不过是一颗红褐色的大料。她叫他把大料放回锅里，一锅白开水指着它提味儿呢。他就不再和她比赛捞虾皮了，他心满意足地吃着虾皮白菜，忽然抬起头冒出一句，我老婆啊！

他知道这一生离不开她，就像她从来也没想离开他。一辈子，他们只分开过有数的几回，包括她生四个孩子的那四次住院，也还有他在那场巨大的革命中被送到西北的深山里劳动一年。后来他和一批同事提前回到城市，他们被编入一个科研攻关组，为铺设北京第一条地铁效力。虽然他远不是其中的主角，也没在真正的一线，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小儿子每次乘地铁时总对同学吹嘘：知道这地铁是谁设计的吗？我爸！

田嫂回来了，羊肉、调料样样齐备。她一头钻进厨房，该洗的洗，该切的切，眨眼间就大盘小碟的摆出一片。她把那些盘盏依次从厨房端出来端上老爷子老太太守着的餐桌，绕着桌子中央的大火锅码了一圈，众星捧月一般。接着，田嫂还得先把火锅子端走——老太太擦得满锅牙膏印，得冲洗干净。好比一个洗澡的人，不能带着一身肥皂沫就从澡堂子里出来。田嫂在厨房的水龙头下冲洗着火锅，发现这锅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被老太太擦得锃亮，锅身明一块暗一块的，锅脚干脆就没有擦到，边边沿沿，滋着灰绿色的铜锈。想到老人的眼疾，田嫂心话，真难为您了。那边老太太又问锅擦得亮不亮，如同孩子正等待大人的褒奖。田嫂打算撒个小谎，高声应答说，亮得把我都照见啦！把我脸上的黄褐斑都照见啦！他和她听见田嫂的话，呵呵笑起来。

续满清水、加了葱、姜、大料和几粒海米的火锅重又让田嫂端上饭桌，只等清水咕嘟咕嘟滚沸，涮锅子就正式开始了。他和她欢悦地看着桌上的火锅和火锅周围的盘盏，尽管那火锅在他们眼里绝谈不上光芒四射，但田嫂的形容使他们相信那锅就像从前，几年、几十年前一样的明亮。田嫂则“职业性”地偏头看看火锅的炭口，炭火要旺啊。这一看，哎哟喂！





田嫂叫了一声，真是忙中出错，她忘记买木炭了。

这个忘记让他和她都有点扫兴，可他们又都不打算退而求其次——去搬孙子媳妇送的一只电火锅。他曾经说过，那也能叫火锅？田嫂也没打算动员他们使用电火锅。就为了已经端坐在桌上的这只明一块、暗一块的紫铜火锅，她也得冒雪再去买一趟木炭。就为了老爷子和老太太的心气儿，值。

等着我啊，一会儿就回来。田嫂像在嘱咐两个孩子，一阵风似的带上门走了。

他和她耐心地等着田嫂和木炭，她进到厨房调芝麻酱小料，他尾随着，吾吾啾啾地又是一句：我老婆啊。

他一辈子没对她说过缠绵的话，好像也没写过什么情书。但她记住了一件事。大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有个星期天他们带着孩子去百货公司买花布。排队等交钱时，孩子要尿尿。他抱着孩子去厕所，她继续在队伍里排着。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拨弄她的头发。她小心地回过头，看见是他抱着女儿站在身后，是他在指挥着女儿的小手。从此，看见或者听见“缠绵”这个词，她都会想起百货公司的那次排队，他抱着女儿站在她身后，让女儿的小手抓挠她的头发。那就是他对她隐秘的缠绵，也是他对她公开的示爱。如今他们都老了，浑身都有些病。他们的听觉、味觉、嗅觉和视觉一样，都在按部就班地退化。但每次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星期天，她那已经稀疏花白、缺少弹性的头发依然能感到瞬间的飞扬，她那松弛起皱的后脖梗依然能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

一个多小时之后，田嫂又回来了，举着家乐福的购物袋说木炭来了木炭来了，不好买呢，就家乐福有。

火锅中的清水有了木炭的鼓动，不多时就沸腾起来。田嫂请老爷子老太太入席，为他们掀起烫手的锅盖。他们面对面地坐好，不约而同看一眼墙上的挂钟，朦朦胧胧的，仿佛是十一点半了吧？要么就是十二点半？心里怪不落忍，齐声对田嫂说，可真让你受累了！

田嫂没有应声，早已悄悄退出门去。她心里明白，这个时候，老爷子老太太身边别说多一个活人，就是多一只空碗，也是碍眼的。

他们就安静地涮起锅子。像往常一样，总是她照顾他更多。他们的

胃口已经大不如从前，他们对涮羊肉小料那辛、辣、卤、糟、鲜的味觉感受也已大打折扣。可这水汽蒸腾的锅子鼓动着他们的兴致。他们共同向锅中投入着眼花缭乱的肉和菜。她捞起几片羊肉放进他的碗，他就捞的一块冻豆腐隔着火锅递给她。她又给他捞起一条海带，他就也比赛似地从锅里找海带。一会儿，他感觉潜入锅中的筷子被一块有分量的东西绊住了，就势将它夹起。是条海带啊，足有小丝瓜那么长，他高高举着筷子说，你吃。

她推让说，你吃。

他把筷子伸向她的碗说，你吃。

她伸手挡住他的筷子说，你吃，你爱吃。

他得意地把紧紧夹在筷子上的海带放进她的碗说，今天我就是要捞给你吃。

她感觉被热气笼罩的他，微红的眼角漾出喜气。她笑着低头咬了一小口碗里的海带，没能咬动。接着又咬一口，还是没能咬动。她夹起这条海带凑在眼前细细端详，这才看清了，她咬的是块抹布，他们把她擦火锅的那块抹布涮进锅里去了。

他问她说还好吃吧？

她从盘子里拣一片大白菜盖住“海带”说，好吃！好吃！

她庆幸是自己而不是他得到了这块“海带”，她还想告诉他，这是她今生吃过的最鲜美的海味。只是一股热流突然从心底涌上喉头，她的喉咙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就什么也没再说。

他又往锅里下了一小把荞麦面条，她没去阻拦。喝面汤时，他们谁都没有喝出汤里的牙膏味儿。

她双手扶住碗只想告诉他，天晴了该到医院去一趟，她想知道眼科病房是不是可以男女混住？她最想要的，是和他住进同一间病房。

雪还在下，窗外白茫茫一片。那棵小石榴树肯定不再像穿着毛衣，她恐怕是穿起了棉袄。





走进别墅

——保姆在北京之二（短篇小说）

刘庆邦

钱良蕴在北京和平里地区一处家政服务中心等候应聘。一说中心，好像规模有多大似的。钱良蕴来到中心一看，原来只有两间平房，还挤在两栋高大居民楼之间的夹缝里。钱良蕴把门楣上方家政服务中心的招牌看了看，点点头，心里留下了一个记号：现在什么东西都往大里说，都是以大为招徕，不过是唬人的把戏而已。钱良蕴对家政这两个字也很感兴趣。这里不说保姆服务，说成家政服务，好像带一个政字，就跟政治沾了边儿，就成了正规的事儿，严肃的事儿、有意思，有意思。两间平房里面，隔出了一个套间，套间里摆了两张桌子，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凡是来找活儿干的人，须拿出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和健康证明，到办公室入册登记，并交一点中介服务费。外屋备有简易沙发和饮水机，来人登记之后，就可以到外屋休息，等候需要保姆的雇主前来洽谈。洽谈由雇主和保姆之间直接进行，谈的项目有多种，其中主要的项目无非是服务内容、住宿条件和薪酬等。洽谈的时候，斗智斗嘴、讨价还价的情况是难免的。有一个比喻并不是贬低谁，这有点儿类似在乡下集镇的牛行卖牛买牛。买牛的总是对牛百般挑剔，目的是把价钱压低。而卖牛的总是把拴牛的绳子攥得紧紧的，价钱不合适，决不把牛出手。所不同的是，卖牛的都是牛的主人，出来应聘的人呢，主人是自己，“牛”也是自己，她们可不会把自己这头“牛”轻易被人牵走。事情一旦谈拢，雇主也须到办公室登记，交费。雇主所交的中介服务费要比应聘者交的费

用多一倍。雇主还要留下电话，以便服务中心对雇走的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情况进行回访。这些手续都办完了，雇主方可把人领走。

一上午，先后有三个雇主跟钱良蕴谈过，都没有谈拢，钱良蕴都没有跟人家走。在中心等候的有好几个女人，年轻的年长的都有。别人都被雇主领走了，最后独独剩下了钱良蕴。钱良蕴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雇佣者挑被雇佣者，她翻过来了，是被雇佣者挑雇佣者。她在心里制定了雇佣者的标准，如果不合她的标准，她不会轻易跟人走。先是有一位中年妇女跟她谈过。中年妇女对她的评价是：我看这姑娘挺利索的。中年妇女的闺女马上要生孩子，问钱良蕴愿不愿意帮她看孩子，帮她伺候女儿过月子。钱良蕴说，她没伺候过坐月子的人，不会看孩子。中年妇女说：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不会没关系，我可以教你。钱良蕴摇摇头。中年妇女问钱良蕴摇头是什么意思？钱良蕴说：我不喜欢听小孩子哭。中年妇女一听这个，脸子一下子就耷了下来，说：我看你出来不是要当保姆，你们家人给你找个保姆还差不多。

第二个跟钱良蕴谈的是一个上岁数的老爷子。老爷子像是刚喝过酒，脸膛红红的，走路也不大稳当。老爷子上身穿一件中式团花棉袄，脚上穿一双像是内联升出品的布鞋，一看就是一位老北京。老爷子的长眉毛白了，目光却炯炯着，一上来就把钱良蕴盯准了，他开门见山地问钱良蕴：我说姑娘，你一个月要多少钱？钱良蕴把老爷子看了看，像是想了一下，说：三千块吧。老爷子嗨了一声说：姑娘您好口气，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是多少钱哪，满打满算才两千四，你一张口就要三千，这不是要我的盒钱嘛！咱这么说吧，我这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爬烟筒去了。爬烟筒不要紧，人人都有这一回。问题是，我儿子闺女都不在身边，两间大房子我一个人住着，哪天我一口气没了，总得有一个跟我儿子闺女报信儿的人吧。我来请保姆，就是请一个报信儿的人。姑娘不怕您笑话，我还个价，每月给你这个数儿怎么样？说着他把大拇指和食指张开，打出一个八百块的手势。钱良蕴觉出老爷子身上有一股地道的北京味儿，她对这个老爷子几乎有些喜欢，很想跟老爷子多聊聊。但她预设的服务对象里，不是老爷子这样的家庭和人物，她笑了一下，说：老爷爷，实在对不起，





您老儿还是另请高明吧。

第三个看上钱良蕴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中年男人高个子，大眼睛，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红色的羊绒围巾，说他仪表堂堂完全可以。中年男人坐在钱良蕴身边，跟钱良蕴谈得时间长一些，几乎到了一种纠缠的程度，让钱良蕴心生厌烦。中年男人拿出一张名片给钱良蕴看，名片上显示，他是某国家机关的一位副处长，还是一位诗人。钱良蕴的样子有些惊奇，说：哟，您还是诗人哪！诗人眼睛乱眨，脸上竟红了一阵，说不好意思，我业余时间写诗，出过两本诗集。钱良蕴说：有机会一定拜读。诗人说：没问题，随后我把诗集送给你。钱良蕴说：一定得签上您的大名哟。诗人说：那当然。诗人低下头，以手遮嘴，压低声音对钱良蕴说：我看你气质不错，你如果愿意跟我走，我可以教你写诗，我保你在两年之内在报刊上发表诗歌。那么，诗人雇钱良蕴去他家干什么呢，总不是为了招一个女学生吧。谈到实质性问题时，诗人才说，他家的老太太前段时间得了脑血栓，如今被拴在床上了，需要请一个人陪伴老太太，伺候老太太。钱良蕴说，恐怕不行，她不会伺候病人，这个活儿她干不了。诗人说：老太太会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你只给她做做饭，陪她说说话就行了，活儿不算重。你开个价吧，我对每个劳动者都很尊重。钱良蕴不开价，说她真的不会伺候病人。诗人说：我一个月给你一千五怎么样，另外管吃管住。钱良蕴说：叔叔，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真的，该怎么说呢！诗人开始有些不悦，打断钱良蕴的话说：你不要跟我来这个，你们这一行我懂，不是为了钱，你出来干什么！我发现你很聪明，很会讲价钱。不提价钱的人是最会讲价钱的。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三百，每月一千八，怎么样？你去打听打听，我出的价钱可是全北京市最高的，这下你满意了吧！钱良蕴没有表示满意，她让诗人跟别的应聘的人谈谈吧。诗人说：我不跟别人谈，只跟你一个人谈。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不同意去我们家当保姆。如果说不出让我信服的理由，你的行为就等于出租车司机的拒载，我是不答应的。你应该清楚，这儿不是外地，是首都北京，北京是最讲规矩的地方，不讲规矩是要吃亏的。钱良蕴明白，她是遇到难缠的人了，这个人看重的可能是她的年轻和她